

目 录

雷金纳德	1
雷金纳德谈圣诞礼物	5
雷金纳德在剧院	7
雷金纳德与唱诗班狂欢	10
雷金纳德论操心	13
雷金纳德论乡间舞会	15
雷金纳德在卡尔顿大厦	18
雷金纳德的圣诞狂欢	22
雷金纳德的《鲁拜集》	25

（以上选自《雷金纳德》）

雷金纳德在俄罗斯	29
一个不购物的性别	32
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	35
拉普洛什卡的灵魂	42
战略家	46
多饶一个	51
耗子	57

（以上选自《雷金纳德在俄罗斯》）

托比莫利	61
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	69
背景	73
“易怒者”赫尔曼——“大悲恸”的故事	76
动荡疗法	79

斯莱德尼·瓦斯塔尔	85
寻子记	90
拉蒂斯拉夫	95
山上的乐声	99
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	105
去奶品店的路	112
说退塔灵顿	118
命运的猎狗	121
塞普蒂默斯·布鲁普的秘密罪行	128
格罗比·林顿的改造	136

（以上选自《克劳维斯编年史》）

母狼	143
劳拉	149
野猪	154
布鲁哥	159
母鸡	164
敞开的窗户	170
间歇	175
传奇作家	180
沙茨—梅特克拉姆教学法	184
第七只小母鸡	189
盲点	195
黄昏	200
但求真实	204
拜占廷式煎蛋卷	210
复仇女神的筵席	214
榲桲树	218
禁鸶	222
赌注	226
克劳维斯论父母的责任	230

假期作业	233
------------	-----

（以上选自《野兽与超级野兽》）

和平玩具	238
------------	-----

路易丝	243
-----------	-----

下午茶	247
-----------	-----

瑟诺格拉茨的狼群	251
----------------	-----

面包黄油小姐	255
--------------	-----

预警	260
----------	-----

非法闯入	266
------------	-----

彭瑟比太太除外	272
---------------	-----

马克	277
----------	-----

刺猬	282
----------	-----

“马品式”人生	288
---------------	-----

震骇战术	292
------------	-----

七只奶罐	297
------------	-----

临时花园	302
------------	-----

（以上选自《和平玩具》）

方形鸡蛋	306
------------	-----

节日庆典	312
------------	-----

（以上选自《方形鸡蛋》）

前言

萨基(Saki, 1870—1916)被誉为英国最出色的讽刺短篇小说家。准确地说他其实应该算是苏格兰作家,不过却生在缅甸的实兑,父亲是缅甸警察局的总督察。他原名赫克托·休·芒罗,“萨基”是他写作专栏和短篇小说用的笔名。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有雅俗两种说法,雅的据说取自古波斯大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集中有些部分就是写给“萨基”的,其波斯语的意思是“侍酒人”;俗的说法认为这个笔名取自一只同名的南美猴子,不禁让人联想到《格罗比·林顿的改造》中的中心角色:“一只来自西半球的小长尾猴”,本性中既有温柔的羞涩又不乏恶毒的脾性。

萨基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幺,年方两岁,母亲就被一头受惊的母牛生生踩死。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论起来兄长查尔斯和姐姐埃塞尔都算不得硬朗,他们的家庭医生甚至宣称这三个孩子恐怕都养不大。我们记得《斯莱德尼·瓦斯塔尔》中年方十岁的小男孩康拉丁就被一个“既圆滑又无能的”医生宣称活不过五年,想来小赫克托一定跟康拉丁一样心存芥蒂。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三个孩子留给奶奶和两位姑母照料,一个人去缅甸当差。两位姑母生性古板刻薄,体弱多病又极度敏感的赫克托想来肯定遭了不少罪。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中读到无数愚蠢、刻板和专横的姑母形象,自然就是他的“挟私报复”,据说《斯莱德尼·瓦斯塔尔》中那位心胸狭窄的德·洛普太太就直接取自他姑母的形象,他竟然安排她在雪貂的爪子下自取灭亡。

赫克托因为体弱连就学都给耽误了,很长时间都由家庭教师施教。三个孩子在三个古板女人的刻板照顾之下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很少能碰到同龄的其他孩子。他们翘首以盼的不过是舅舅每一年一次的来访以及父亲四年一次(!)的探亲假。他十二岁那年祖母去世,也就在那年才进入埃克斯茅斯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三年后

转入贝德福德文法学校。父亲在他年满十六那年退休,不论是父亲还是三个孩子总算享到了点天伦之乐。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随同父亲在欧洲大陆旅行了不少地方。

一八九三年,萨基步父亲后尘远去缅甸就任父亲为他安排的军警之职。他虽一直病病秧秧,竟然颇为享受他的缅甸岁月,他饶有兴致地研究当地大为不同的动物群落,甚至还养过一头小老虎,他在英国就有了收集鸟蛋的嗜好,正好可以继续下去。这一嗜好在《禁鹫》中可见一斑。可是第二年他就发了异常严重的疟疾,只得返回英国。萨基在缅甸总共待了十三个月。

萨基于一八九六年来到伦敦,开始为《威斯敏斯特报》撰写政治讽刺文章,这些文章由著名漫画家弗朗西斯·古尔德爵士配以精彩插图,并特意借用诸多大家熟悉的形象借题发挥,比如《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角色。这些文章一九〇二年结集出版时即以《威斯敏斯特的爱丽斯》为题。萨基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俄罗斯帝国之兴起》(1900),这是他师法吉本的历史—文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撰写的一本严肃的历史研究著作,可惜当时并未受到多少好评。萨基此后也再未进行过类似尝试。自一九〇二年始,萨基任《晨邮报》驻外记者,先后驻巴尔干、圣彼得堡和巴黎等地。一九〇八年萨基定居伦敦莫蒂迈尔街九十七号,并在萨里的山区买了一幢度假小屋,继续为《晨邮报》、《旁观者》、《威斯敏斯特报》和《每日快报》撰稿。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早已超龄的萨基拒绝接受数次军官的任命,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军。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在没有战斗经验之前无法期望士兵能随他冲锋陷阵。他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写作,一九一六年九月被擢升为代理中士的下士。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三日,萨基在法国博蒙—阿梅尔附近被一位德军狙击手射中,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把那支该死的香烟灭掉!”萨基的姐姐在他死后毁掉了他的大部分文稿,从她的角度重新描述了他们的童年时光。

萨基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他的短篇小说,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雷金纳德》(1904,收 15 个短篇)、《雷金纳德在俄罗斯》(1910,收 15 个短篇)、《克劳维斯编年史》(1911,收 28 个短篇)、《野兽与超级野兽》(1914,收 36 个短篇)、《和平玩具》(1916,收 33 个短篇)以及

《方形鸡蛋》(1924,收8个短篇)共六部短篇集。这本《萨基小说选》从这六个集子中共选了六十七篇,大约正是其中的半数。除了最享盛誉的短篇小说之外,萨基还著有两部长篇,分别为《无法容忍的巴辛顿》(1912)以及《当威廉到来之时:霍恩索伦王族控制下的伦敦》(1914)。前者描写的是一位生性挑剔、可爱却无法适应环境的主人公的种种际遇,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后辈作家伊夫林·沃早期作品的主题;后者描述了如果德国皇帝统治了英格兰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此外萨基还著有五个剧本。

萨基的早年经历与其后辈作家乔治·奥威尔简直如出一辙,或者应该反过来更合适。奥威尔也是从小难得见到供职于印度殖民地的父亲一面,虽还有母亲陪伴,也是个体弱多病、孤独敏感的小男孩。而且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毕业后竟然也放着大学不读,决定步父亲后尘到缅甸担任军警。可他的缅甸岁月显然没有萨基般惬意,反而给他留下颇为深刻的精神创伤,使他认识到阶级与种族的残酷,直接导致他几近自虐的精神状况。论起萨基幼年的精神创伤,则无疑就是姑母的苛待。他缺少正常的母爱,父亲的形象又几乎全付阙如,终于导致他成为同性恋者。他后来曾与小他十六岁的诗人、小说家西格弗里德·萨松出双入对,而且据说他在缅甸和伦敦的居处均蓄有“侍童”。说到性取向问题,他前辈后辈的作家中与他有同好者所在多矣,本无可厚非,而且反而更会强化他们对伪善的社会规则和习俗的敏感,不过具体到萨基,除了使他讽刺爱德华时代(1901—1910)社交界的锋芒更加尖锐之外,他的性取向以及他对姑母的不喜亦使他的某些作品带上了“厌女狂”的症状。比如,他几乎一得到机会就会刺当时那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女人一下,《“易怒者”赫尔曼——“大悲恸”的故事》以及《节日庆典》则直接拿她们“开涮”。

萨基短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当然就是两个串场人物: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其实两者可以视作一人;他们正是愚蠢、古板、刻薄的姑母形象的反面:“堕落”却不邪恶,满嘴绚烂多彩的怪话和模棱两可的悖论,可以睥睨一切唯独外表马虎不得,像极了那位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比如开篇的《雷金纳德》:在这位活宝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之后,“我”能将其劝走的最后一张牌即是提

醒他提防潮气毁了他“右边眉毛上那精心弯转的发髻”。再如，克劳维斯在《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中就直接显摆“我的身材可是跟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小伙子一般完美”。萨基当然是把自己的一大部分授予了这两个角色，特别是克劳维斯，他赖以确立其文名的众多“警句”和“悖论”(paradox)也大多出自这两个人物之口。最早的短篇集《雷金纳德》中有好多篇甚至干脆就是雷金纳德就诸多话题发表的“评论”。我们在阅读萨基小说时的大部分乐趣也端赖这两个人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的信口雌黄与貌似无辜的插科打诨。譬如《寻子记》中那毫无心肝的故意打岔：“她竟然纵容自己自私地沉溺于年轻母亲的丧子之痛，全然无视克劳维斯对芦笋酱汁的焦心。”借用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说法：“既像玩杂耍，又像变戏法；刚刚让它滑过去，随即又把它抓回来；忽而用想象的虹彩把它点缀得五彩缤纷，忽而又给它插上悖论的翅膀任其翱翔。”

萨基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当然并不限于可恶的姑母，“正面的”起码可以举出两类，一是冷静自持、敢做敢当的少女，如好几个短篇中那个不知是否一人的“薇拉”，用他小说中的评论就是“浪漫传奇随口就来可是她的专长”。再就是富于幽默感，同样敢做敢当的几个贵妇想象，最突出的当属《沙茨—梅特克拉姆教学法》中的卡洛塔女勋爵——她们其实就是女版的雷金纳德和克劳维斯。

除了讽刺伦敦和乡居圈子里社交界的浮华与无聊之外，萨基的短篇小说还有诸多方面的主题，即以本书选入的作品为例略举一二：如具有浓厚异教色彩的作品《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山上的乐声》等，其中野狼化身的俊美、邪恶少年以及潘神化身的笑声“灿若金石又含混莫测”的黝黑英俊少年自然有作者性意识的投射；再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斯莱德尼·瓦斯塔尔》，则是对作者童年伤痛的惨淡一瞥。

萨基的小说中的人物虽像极了那位唯美主义的悖论大师，可他小说的基调或者说总体感觉并不会跟王尔德的作品混淆。他的基调其实是“冷嘲”：他更加自持，更加无情，更加含而不露。他的克劳维斯虽“臭美”得要命，可透过作品你会发现萨基本人在对社会和他人进行无情的冷嘲的同时也并没有太把自己当真。他的小说“真实

到足够有趣又不会真实得令人生厌”(《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虽可以当作笔墨游戏于茶余饭后消闲解闷,可他却从来不会哗众取宠、粉饰太平——他丝毫无意为所谓爱德华时代的生活方式辩护,他的冷嘲有时真会如匕首投枪般力透纸背,比如《拉普洛什卡的灵魂》、《托比莫利》、《预警》、《“马品式”人生》等诸篇。诚如他的后辈作家 V·S·普里切特所言:“萨基写起来就像个仇敌。社会已经使他厌烦到几乎想杀人的程度。一两声响亮的嘲笑不过是恐惧的嘶喊的替代物。”

古人讲“长歌当哭”,萨基不过是“长笑当哭”罢了。

冯 涛

2005 年岁末

雷金纳德

瞧我干的好事——我不该如此失察的。我不顾雷金纳德的意愿，硬劝他去了迈基洛普夫妇的游园会。

我们都会偶尔犯错。“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你要是不去他们会觉得很怪的。而我眼下尤其要跟迈基洛普太太交好。”

“我知道，你想要她那帮烟灰色波斯小猫中的一只做乌姆普斯的妻子——要么是丈夫，对不对？（除了衣着之外，雷金纳德对细节问题极为蔑视。）而我就得为了这一紧急的配对事件忍受社交方面的牺牲——”

“雷金纳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我肯定迈基洛普太太会很高兴我把你带去罢了。像你这般深具魅力的年轻人在她的游园会上可是稀缺资源呢。”

“在天堂里也该是稀缺资源，”雷金纳德志得意满地道。

“你这样的人物天堂里确实没几个，在这个意义上倒也不假。还是说正经的，游园会不会对你的忍受力造成多大考验的；我保证，你不必玩什么槌球，也不必跟副主教的太太谈话，或是从事任何可能造成身体疲惫的事务。你就把最漂亮的衣服套上，摆出一副适度的亲切表情，以一只厌世鸚鵡的胃口吃点巧克力冰淇淋就行了。除此之外对你没有任何额外要求。”

雷金纳德闭上了眼睛。“肯定会有一帮拼了小命赶时髦的年轻女人问我是否看过《桑·托伊》；不那么喜欢时髦的一帮又会渴望听到当初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六十周年庆典的一切消息。稍作鼓励，她们就会问我是否眼看着协约国部队开进巴黎。女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翻弄过去的老账？她们跟裁缝一样要不得，她会永远记着你欠她一套衣服的钱，哪怕那套衣服你早就不穿了。

“我将在一点钟下令开午饭；你会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梳洗打扮。”

雷金纳德的眉头紧蹙，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然达到。他是在为哪条领带配哪件背心委决不下呢。

当时我就已经有了些不安。

在驶往迈基洛普家的途中，雷金纳德出奇地安静，单单他把自己的双脚骗进了一双尺码太小的鞋子这一事实恐怕还不是全部原因。我更加不安了，一到迈基洛普家的草坪，我就把他卸在一盘诱人的香草糖汁栗子旁，并尽可能远离副主教的太太；我刚刚离开他一段“外交距离”，就异常清晰而痛苦地听见莫克比家的大女儿在问他是否看过《桑·托伊》。

应该是在十分钟后，不会再长了，在此期间我跟女主人谈得相当惬意，我已经许诺将《永恒之城》借给她，外加兔子蛋黄酱的菜谱，就要谈到为她的第三只波斯猫宝宝提供个温馨之家了，这时我忙里偷闲瞥了一眼，发现雷金纳德已经不在我安排他的位置了，而且那盘香草糖汁栗子也原样未动。与此同时，我意识到门多萨老上校又要开始讲那个他如何将高尔夫引入印度的经典故事，而雷金纳德就在他身边，太危险了！竟然也有雷金纳德对于上校而言就是鱼子酱的时候。

“我一八七六年在浦那的时候——”

“我亲爱的上校，”雷金纳德咕嚕道，“您想想看，您竟然能接受这种事！无意中就这么泄露了自己的年龄！我绝不会承认一八七六年时自己已经来到这颗星球了。”（雷金纳德就是再疏忽再诚实也不会承认自己超过二十二岁。）

上校的颜色变成了烂熟的无花果，雷金纳德则无视我中途拦截的努力，溜到了草坪的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发现他正兴味盎然地教兰姆佩奇家的幼子调制苦艾酒的良方，而孩子的母亲就在旁边听着。兰姆佩奇太太是本地禁酒运动的头面人物。

我赶忙打断这一前景堪忧的促膝谈心，将雷金纳德安排在可以

看到槌球手大发脾气的位置，然后马上去找我的女主人，想重续我们的猫宝宝谈判。我并没有立刻就找到迈基洛普太太，最后倒是女主人跑来找我了，但她谈的却并非猫宝宝。

“令表亲正在跟副主教的夫人谈论《扎扎》；至少他正在谈，她在传唤自己的马车。”

她讲话的口气干巴巴的，而且很不连贯，就像在重复一段法语练习，我知道就米莉·迈基洛普而言，乌姆普斯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如果你不介意，”我匆忙道，“我想我们也该传唤我们的马车了，”然后拼力朝槌球场方向进发。

我发现每个人都在紧张而又亢奋地谈着天气以及南非的战争，只有雷金纳德靠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面带梦幻般邈远的神情，想来一座火山在把整个村庄都毁灭后该有同样的情形。副主教太太正以令人不敢正视的专心致志扣她的手套。除非我为她的“快乐星期天傍晚基金”认捐三倍的款，否则决不敢再踏入她府上一步了。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槌球手们结束了比赛，这场槌球戏可是持续了整整一下午都未露丝毫结束的征象啊。我自问，它干吗非得在这么需要分散注意力时戛然而止？每个人似乎都在朝向骚乱的中心涌来，副主教与雷金纳德的座椅就是风暴的中心。谈话停顿下来，一群人就这么满怀期待地呆在那儿，静得赛过了破晓晨光——如果芳临碰巧不养家禽的话。

“里海是怎么形成的？”雷金纳德突然令人震惊地问。

大家已现受惊奔逃的征兆。副主教的太太望着我。吉卜林或别的什么人曾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轰然倒地的骆驼望着商队竟然不管它死活继续向前时的那一瞥。这位好太太眼神中凝固了的责备使那段描写活生生在我脑海浮现。

我打出最后一张牌。

“雷金纳德，已经不早了，海水的潮气就要过来了。”我知道他右边眉毛上那精心弯转的发髻未必受得了潮气。

“我绝对、绝对不会再带你去什么游园会了。绝对不会再了……你的举止太可耻了……卡斯庇安人到底看见了什么？^①”

因错用了良机而生的真心遗憾的阴影掠过雷金纳德的脸。

“毕竟，”他道，“我相信杏黄的领带还是最好配丁香色的背心。”

① 雷金纳德原说的是：“What did the Caspian Sea？”（里海是怎么形成的？）“我”听成了“What did the Caspian see？”

雷金纳德谈圣诞礼物

我希望大家能绝对清楚地明白(雷金纳德道),我不想要一本“乔治威尔士亲王”的祈祷书作为圣诞礼物。知道这一事实的人永远不嫌太多。

在有关送礼的学问上(雷金纳德继续道)应该开一些技巧的教育课程。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于别的任何人想要什么具有哪怕最模糊的概念,有关这一问题的流行观念实在不能为一个文明社会增光添彩。

比如说,乡下的女性亲戚“知道领带总归是用得上的”,于是送你一条可怕的条纹领带,你只能私下里或在图特南路^①上才敢系到脖子上。她如果用它捆扎醋栗树丛倒可能真“用得上”——既能支撑枝条又能吓走飞鸟,一举两得——因为不争的事实是:见多识广的普通大山雀跟平均水平的乡居女性亲戚相比具有更加完好的美学品位。

然后,还有那些姑母婶母们。在涉及礼物的问题上她们总是个困难重重的阶层。麻烦在于谁的姑母都够不上年轻。等你终于教育得她们认识到西区^②居民不戴红色羊毛连指手套的事实了,她们却要么死了,要么跟全家争吵,要么就做出某件同样不体谅人的事来。这就是训练有素的姑母总是这么稀缺的原因所在。

譬如我的姑母阿加莎,她去年的圣诞节送了我一副手套,竟然费心选了一副戴旧了的而且纽扣数量一个不差的。但——它们竟然是九号的!我把手套送给了一个我私下里痛恨的男孩:他当然没戴过,不过他原本有可能戴的——这就是死亡的严酷所在了。那接近于为他的葬礼送白花一般体贴了。我当然写信告诉姑母那副手套正是一直以来的欠缺之物,它能像玫瑰一样令我们的生活绽放开来;我还怕

① 伦敦一条五方杂处的廉价商业街。

② 伦敦的富人区。

她嫌我轻佻——她来自北方，那儿的人整天生活在对天堂和杜勒姆伯爵的恐惧中。（雷金纳德装出一副对政治无所不知的样子，这就可为他不谈政治提供绝好的借口。）具有少量外国血统的姑母们在理解这类事上可说最令人满意的了；不过如果你无法选择姑母，长远看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你自选礼物然后把账单给她送去。

甚至你自己圈子里的朋友，按说应该更了解你的，在这一问题上也颇有些奇怪的错觉。我并没有在收集廉价版的《鲁拜集》。我把最近收到的四本送给了开电梯的男孩，我乐于想到他会连带着菲茨杰拉德的注解读给他上了年纪的母亲听。开电梯的男孩总是有上了年纪的母亲；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好意的表现。

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出选一样合适的礼物到底有何难哉。没有一个体面地成长起来的男孩会不赞赏那些如此庄严地摆放在莫里尔橱窗中富有装饰性的利口酒瓶子——如果能弄到一瓶，我相信没有人会责怪你的。而且你无法确定里面装的到底是薄荷甜酒还是查吐士酒^①的那一刻总是最为激动人心——就像桥牌桌上看到你的搭档摊牌时一样令你激动得发抖。大家都会说到他们喜欢基督教衰落后的好处，不过创造出了绿色查吐士酒的宗教体系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死去。

当然了，还有利口酒的酒杯、裹了层冰糖的水果、织锦窗帘以及无数种其他生活的必需品都可以成为可心的礼物——并不是说要多么奢侈，比如说为某人付账啦或是买件真正可爱的珠宝之类。我可比不得《圣经》中所谓的好女人，我的价值高不过红宝石。^② 就算找得着这样一个女人，在圣诞节期间她也肯定是个不小的麻烦；恐怕只有一张空白支票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也许她灭绝了反倒是好事。

我的可爱之处就在于（雷金纳德总结道）我是个收到点礼物就满足的人。不过我收礼的底线是“威尔士亲王”的祈祷书。

① 由法国加尔都西会修士用芳香草和白兰地制成的酒。

② 见《圣经·箴言》第三十一章十至三十一节。中文版译作：“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雷金纳德在剧院

“毕竟，”公爵夫人含混地道，“总有些事是你回避不了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良好的行为什么是德行的清廉，都有一清二楚的界限。”

“就这个问题而言，”雷金纳德答道，“有俄罗斯帝国的例子呢。麻烦的是您所谓的界限并不总在同一个地方。”

雷金纳德与公爵夫人互不信任，并由一种科学性的兴趣所调节。雷金纳德认为公爵夫人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特别是不要急吼吼地从卡尔顿大厦往外赶，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一样。他说，一个对如何退场漠不关心的女人会在古德伍德赛马会之前就离开伦敦，而且会在错误的时刻死于某种很不时髦的疾病。

公爵夫人认为雷金纳德未能超出环境所要求的伦理标准。

“当然，”她杀气腾腾地继续道，“相信永久的改变，相信一切易变如今已成了时尚，而且说我们都不过是原始猿类的改良形式——你当然也信奉这一学说喽？”

“我觉得这么说绝对为时过早；就我认识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一过程还远未完成。”

“同样，你当然也不信教了？”

“不，大谬不然。最近的时尚是罗马天主教的心境外加不可知论的良心：你既得到了前者的中世纪情调又享受到后者的现代化便利。”

公爵夫人强压下鼻孔里的冷气。她是那类以庇护人的感情对待英国国教的人，仿佛英国国教是从她们家菜园里成长起来的。

“不过还有些别的事，”她继续道，“恐怕即使对你而言也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比如爱国主义、大英帝国、帝国的职责以及血浓于水这类的东西。”

雷金纳德作答前停顿了有一两分钟，这时雷米尼勋爵暂时垄断了剧院的听觉职责这一话题。

“这就是一部悲剧中最要不得的，”他论道，“人们总是没办法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当然，我接受帝国的观念和职责。哪怕是在欧洲大陆我也同样毫不犹豫地赞同。不过等这个社交季结束后，我们空下来的时候，还要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比如说存在于一个法裔加拿大人、一个温和的印度人与一个英国约克郡人之间的血缘手足之情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

“哦，所谓‘统治着自棕榈到寒松的疆土’^①嘛，”公爵夫人满怀希望地引用这句话道；“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我们都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它的组成部分正迅速变为耶路撒冷的一个郊区。我承认，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郊区，以及相当迷人的耶路撒冷。不过仍然是个郊区。”

“真是的，当某人正自觉地将文明的益处撒播到整个世界时却被告知他住在一个郊区！慈善事业——我猜你会说那只不过是个让人感觉舒适的错觉；不过，即便是你也必须承认只要还存在着短缺、痛苦或是饥馑，不管多么遥远或多么不易近身，我们都会立刻以最大限度的慷慨提供帮助，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将救济分发至世界的天涯海角。”

公爵夫人故意顿了顿，带着大获全胜的自得。她曾在一次客厅会议上发表过同样的意见，曾受到热烈欢迎。

“我倒是怀疑，”雷金纳德道，“您是否曾在冬天的夜晚步行至泰晤士堤岸？”

“天哪，当然没有！干吗要问这个？”

“我也没有；只是好奇。即便是你们的慈善事业，因为是在一个一切皆以竞争为基础的世界上实行，既有了信用账户也必得有个借方。小渡鸦也会叫着要吃的。”

① 引自吉卜林的诗《曲终人散》(Recessional)，上下文是“我们先祖自古信奉的神，我们迤邐战线的主，他可畏的手统治着自棕榈到寒松的疆土。”

“它们有吃的。”

“一点没错。由此可以推定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做了它们的食物。”

“哦，你这不过是在耸人听闻。你尼采读得太多了，连一丁点道德均衡感都不剩了。我可否请问，你如今还受任何行为准则的制约吗？”

“为了一己的便利，一个人还是要遵守某些确定准则的。比如，绝对不要轻易辱骂你在欧陆松林或是旅馆吸烟室里遇到的任何胡须斑白的无害的陌生人，他很有可能就是瑞典的国王陛下。”

“这种克制想来肯定让你厌烦透了。我年轻时，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可是谦恭而又纯洁的。”

“如今我们只剩下谦恭了。现如今可一定得术业有专攻了。这倒让我想起我在某本圣书上读到的某个人的故事：他可以选择自己最渴望的东西。由于他既没有要头衔、荣誉以及尊严，只要了巨大的财富，前面提到的那些玩意儿也都归了他。”

“你肯定不是在哪本圣书上读到的。”

“没错；我想你可以在《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中找到他。”